



花要开了

爱是如人饮水，花亦是。



吴祖丽
作品

花事，即人事，即心事，即世事。
植物沉默不语，但比我们恒久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要开了 / 吴祖丽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594-1775-6

I. ①花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52860 号

书 名 花要开了

著 者 吴祖丽

责任编辑 李 黎 牟盛洁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375

字 数 157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775-6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 言是欢气息

时间过得真快，从这个花草系列全部完稿，到现在的即将结集付梓，中间又过去了许多日子。所有这本书里呈现的花朵，它们大约默默地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。花开花谢，只是忽然而已。

这是一本有关花草植物的小书。或许，不仅仅是花草，还有附着其上的记忆、情感和缓缓流逝而过的时间。

记得第一篇写的是鸡冠花，第二篇是指甲花，当时完全是兴之所至，亦无任何规划。二者甚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花朵。但是就这样，断断续续写了下来。却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。童年、少年和成年以后，很多幽微的往事不可言说的情愫以及一些沉寂的人事，都在字里行间浮现出来：

一个女童奔跑在生满杂花野草小径，书包一甩一甩拍打着身体，芦花高过人头，天空湛蓝清澈；祖母坐在栀子花树下低头劈蚕豆，刀尖磕着蚕豆嘴巴，阳光很好，远远望去花香满头；十八岁的女生坐在校园的桂花树下，闲来无事翻开一本书，黄昏下起细雨，清甜的花香就这么被雨水打湿；衡阳路的拐角，几株寒绯樱年年开得如醉如痴，花瓣落在浅绿行道砖上，一辆单车靠在树下，阳光静静映着落花，也映着单车……

书写大多是在灯下，外面是暗沉沉的夜，月亮有绒绒的影子，偶尔一两盏灯光迟迟疑疑亮着，遥遥相对，竟生出知己之感。我尝试作一种安静的交谈，促膝相对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述说，有回忆，有当下。也是自言自语，自己说给自己听。

不紧不慢地，写了一年多。那一年多，于我而言，宛如一段芬芳洁净的心灵旅程。喜欢步行，期待远足，习惯在随身的帆布包里放上纸和笔，随时记录花朵的姿态，以及它们的盛开和凋谢。印象深的是茶花，头一年的十月，我记录下它的含苞，一直守候到翌年三月，才看到它的怒放。这样的守候，犹如朝圣。内心平静辽阔，喜悦无处不在。

一花一草，一花一人，慢慢写下来，竟发现其中的一一

对应关系。生命中相逢过的许多女子，她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植物质地，暗合着植物的脉胳和气息。花与人，彼此映照，相互固定着证据。花草鲜美，落英缤纷，与我相遇过，也与她们相遇过，冥冥之中情缘前定，像岁月留下的芬芳。

文字书写下来，凝固在纸上，带着自身的气质和宿命。我反复阅读，它们好像与我有关，又好像与我无关。它们能够走向哪里，已经无从把握。

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人生诸多虚妄，时间之流逝不过是其中之一。爱恨贪痴，皆如梦幻泡影。但是，幸好，我们还可以书写。

书中篇目，大多在期刊刊载过。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，给它们结集面世的机缘。

攀条摘香花，言是欢气息。此刻，正是六月，万木葱郁，花朵盛开。

愿我写下的，正是你的欢喜。谢谢。

吴祖丽

2018年6月16日

目录

自序

- 1 言是欢气息

壹 { 却顾所来径 }

- 3 鸡冠花
7 指甲花
11 茉莉
15 栀子花
19 寻找幸福的酢浆草
23 晚饭花开
27 关心一株狗尾巴草
31 结婚草
35 水葫芦花有多蓝
39 兰花清梦
44 芦苇情事
48 月下金银花

53	开在哑女发际的木槿
57	山芋花之歌
61	春日迟迟桃花开
	贰 { 青青河畔草 }
67	五月芍药
71	海棠记
75	七七盖，或紫蓟花
79	水仙带来凉的愁
83	秋风中的红蓼花
87	细雨中的绣球花
91	桐花万里路
95	从野胡萝卜到安妮王后的蕾丝花
99	蓝色蝴蝶花
103	蒲公英在飞
108	罂粟也是花
112	梦中的虎耳草
116	红玫瑰白玫瑰
120	巴根草，绿茵茵
124	看懂朝颜的幸福

叁 { 花艳惊上春 }

- 131 蜡梅那么香
- 135 茶花日记
- 138 九月蟹爪菊
- 141 荷花四则
- 145 三角梅的承诺
- 149 牡丹的艳与寂
- 153 人闲桂花落
- 157 雏菊：只是当时已惘然
- 162 梅花三弄
- 166 菖蒲花难见面
- 170 不如缝作合欢被
- 174 后花园的辛夷
- 178 长安巷的茑萝
- 182 竹园路的文竹
- 186 船塘路的紫花地丁
- 190 拾饭巷的含笑

肆 { 绿条映素手 }

- 197 家宜的月季
- 201 蔷薇的秘密

205	葛薇龙的野杜鹃
209	静静的纽扣菊
213	风过紫薇
217	西风剪尽美人蕉
222	青葙绵延
226	美丽月见草
231	微凉的郁金香
236	诗歌，紫罗兰
241	白玉兰树下的初恋
245	时光，爬山虎
249	旧事，紫藤花
253	再见，白兰花

壹 { 却顾所来径 }

从老庄搬到新庄的那一年，我五岁。

三间正房，外带个院子和两间厢房，青砖到顶，五架梁，厨房正对天井，一排美丽的雕花木窗。父亲母亲和姐姐们都喜气洋洋的，唯独我不高兴。很惆怅的，要告别老庄上那棵枣树，那个偶尔有青蛙跳跃的小河，很多很多。

没过几天，就开始发现新家的种种可爱处。

门前砌墙余下一堆砖，砖堆旁生了一大丛紫红的花，红得喜气洋洋的。我问奶奶，它是什么花。奶奶说，“那是鸡冠子花，你看像不像大公鸡头上的鸡冠。”

果然是像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鸡冠花，没有人种，它就在那儿了。

叶子不起眼，长长的，细细的，到尾部就成针形，从花茎到花冠，甚至叶脉都是紫红色的，像菜园里长着的苋菜的那种紫。

花很特别，肉肉的，厚厚的，又毛毛的，看上去扎手，摸上去倒也有织物的柔软，似乎是可以拿来做漂亮的红裙子的，因为顶端的一圈波浪，不用裁，就正好做了荷叶边的裙摆。

家里养的大公鸡施施然走在花下，头一伸一缩地找虫子吃，几可乱真。我满地追着大公鸡跑，想按着它的头去跟鸡冠花比一比。

夏天的中午，大人们都午睡了，屋内寂静沉滞，空气都投下黑色的影子。我从竹床上溜下来，走到门口，眼前的树们和菜园子，以及更前面的一道河水，都轻盈起来，辽远起来，就连热浪中的都溜（金湖方言：知了）叫声，也更添了一层静寂。鸡冠花静静地，映着青灰的砖头堆子，像一团团火。我坐在砖头上，摘了花下来，一片一片地撕开，很残忍地看它里面是不是肉做的。扇形的花叶，毛茸茸的，撕起来很有手感。后来读红楼梦，看到晴雯赌气撕扇，心中一怔，想起小时候被我撕碎的那些鸡冠花，不免觉得抱歉。

砖头堆子拾掇干净了，父亲和母亲在饭桌上商量家前屋后栽些什么树。父亲很随意地说了一句：“那些鸡冠子花碍事，都铲了去吧。”我吃惊地从饭碗里抬起头。

母亲爱花：“铲了做什么，多喜庆。”

父亲没有开口，亦一贯的没有表情。

花到底是铲了，只有奶奶知道我哭了很久。我心里恨父亲，哭那些开得正好的鸡冠花。

奶奶安慰我：“大人的事，小孩子管不了的。”又秘密地耳语：“鸡冠子花明年还会长出来的。”

我忘了这回事。第二年春天，奶奶指给我看，原来的地方长着一棵泡桐树。泡桐树下举着一片片绿里带紫的叶子，不过三五厘米高的样子，可不是鸡冠子花吗。

父亲忙着上学校教书，下了学校忙着地里田头，无暇顾及这些花。它们一天一天长大了，又开出了大朵大朵的紫红色的绒花，比去年的更多更艳。父亲母亲只顾着家前屋后的树苗，视而不见了从花下走过。只有去年那只大公鸡，依旧常来树下临花照影。

一年一年地，鸡冠子花总是在春天不约而至，从夏天开到秋天，几场霜一下，它就枯萎老去。它们的种子，一粒一粒，深深地藏在花蕊里，像秘密的爱意，花老的时候，种子就熟了，变成黑色，随风四散，寻找新的落脚地。

关于鸡冠花，看过一个好玩的故事：一天，皇上想试试翰林学士解缙的文才，让他以鸡冠花为题作诗一首。解缙脱口便出：

“鸡冠本是胭脂染……”话音未落，皇上从衣袖中取出一朵早就准备好的白鸡冠花，笑着对他说：“这是白的。”解缙灵机一动，改口吟道：“今日如何浅淡妆？只为五更贪报晓，至今戴却满头

霜。”不愧是大学士。

没有看过满头霜的白色鸡冠花。这些年，连红色的也少见。楼下不知谁家的车库住进了一对陪读的爷爷奶奶。像许多不习惯离开土地的老人，奶奶整天闲不住，车库门前很小的空地，也被她拾掇出一个袖珍花圃：红砖埋在地里，尖角向上，手拉手一圈。里面竟种着各色应季的蔬菜和花草，有青菜、辣椒、茄子、菊花脑、月季、海棠……有一天，小花圃里站着一小团扇子样毛茸茸的紫红花，竟是久违了的鸡冠花。

我呆呆地趴在阳台上，看了好一会儿。于是，每次上阳台，都低头看一回。从夏天看到秋天，都没有一只大公鸡从花下走过，鸡冠花若有所待。

这几天银杏叶子落尽了，鸡冠花不见了，原来的地方，新长出一丛小葱。

一点点怅惘漫上心头，仿佛又听到秘密的耳语：“鸡冠子花明年还会长出来的。”

我们家在老庄的时候，我还很小，很多事情记不住，倒记得门前有丛指甲花。

院门右侧靠墙整齐地列着一垛青砖，是为将来到新庄砌房攒的料，下面都爬了一圈的青苔了。砖垛南面就是一大丛指甲花。

夏天的傍晚，大人们上工的上工，上班的上班，我坐在天井里看太阳西斜，天空阴影渐渐多起来，归鸟如云翻涌。一个人守着暗下来的天井不免心悸，端个小板凳移坐到门口，看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，和身边嫣红的指甲花，它们一起照亮着我的天空，也照见过我溪水一样的忧伤。

搬到新庄，姐姐们把指甲花种在菜园子里，指甲花的叶子细长如柳叶，比柳叶宽，色略淡。菜瓜挂朵的时候，它们就开始打

花骨朵了，每天吐一点秘密，憋到忍不住的时候，花苞就微微裂开来了，没几天，一个个开得粉艳灼灼，以大红和粉色为最多，白色不受欢迎。重瓣的花朵特别肯开，整株的指甲花开得摇摇欲坠，每片叶子下面，都爆出一小簇一小团，挨挨挤挤的。最好看的是那一株上有白有红有粉的，像一个穿得花团锦簇准备过年的小姑娘，又美丽又骄傲。

早晨起来，花朵上沾着露水，简直鲜艳欲滴。姐姐们不许碰它，我偏爱犯禁忌，偷偷摘了几朵指甲花，放在口袋里，丢开手就忘了，中午的时候，挨了母亲骂：“你看你，皮死了，衣服上染的什么？”指甲花在我口袋里揉成了花泥，晕红了一片。

指甲花，又叫凤仙花，因其花头、翅、尾、足俱翘然如凤状。唐人吴仁璧写过一首美丽的诗《凤仙花》：“香红嫩绿正开时，冷蝶饥蜂两不知。此际最宜何处看，朝阳初上碧梧枝。”朝阳初上碧梧枝，凤栖梧，可不是凤仙花么。

为这指甲花，我还哭过一场。记得有天吃过中饭，二姐一丢筷子就开始忙活，找了一只小簸箕到菜园里摘花，大把大把地摘，摘了满满一簸箕。又倒进一只干净面盆里，坐在天井的阴凉地里，一片片地撕开，又用擀面杖细细捣碎。然后撒了些盐，放在那里，只不许我动。

晚饭过后，照例在门前摆张长桌和竹床，二姐把面盆端了出来，又拿出洗干净的一大把桑树叶，面盆里的指甲花已变成了一